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正德皇帝全传 第四部

北狩南巡

正德十二年五月

——正德十六年三月

「香港」廖心一著

现代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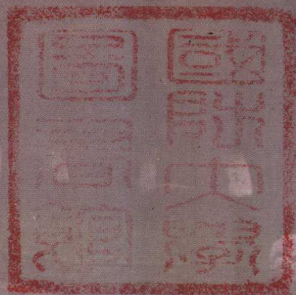
国防大学 2 086 1533 7

明史纪实小说系列

北狩南巡

正德皇帝全传 第四部

正德十二年五月——正德十六年三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德皇帝全传/廖心一著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1998.1

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

ISBN 7-80028-428-X

I. 正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: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6726 号

北狩南巡

正德皇帝全传(明史纪实小说系列)第四部

著 作:[香港]廖心一

责任编辑:刘宝明

封面设计:李 芸
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(北京安外安华里 504 号,邮编:100011)

印 刷:北京通县宏飞印刷厂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52.5 印张

版 次:1998 年 1 月第一版,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

书 号:ISBN7-80028-428-X/I·084

定 价:68.00 元(共四册)

第一章

五月九日，天将亮，皇帝率苏进、赵林、佛保三名小太监，及从中军中挑选出来的十名武宦护驾，钱宁带了两名锦衣卫指挥随行，动静不大地离开了豹房，出西安门、阜成门。前一夜，皇上向司礼监太监作了交待，次日早朝时宣旨：皇上出巡，免朝三日。

阜成门外，直到钓鱼台，是一条又直又宽的官道，只听得马蹄声声，十余骑向西行去。前面是两名锦衣卫官开道，然后便是皇帝，余人跟在皇帝后面。皇上要和谁说话，谁便纵马靠近皇帝，隔着半个马身，向皇帝回话。由于路宽，后面将近十人，分两排而行，进退有序，不会乱了阵角。而且，起身不久，皇帝睡意没有全消，也不想讲太多的话。

过了钓鱼台，路变得窄了，只能并排走两三匹马，而皇帝的话却多了，一时唤钱宁，一时唤他的老儿党们，这一来，队阵就有些混乱。

皇帝最好的交谈伙伴一是苏进，一是赵林。皇帝喜欢苏进的灵巧，也喜欢赵林的憨直。而碍于身份，紧随在皇帝后面的位置让给了钱宁，苏进和赵林又随在钱宁后面。皇帝唤二人中的一人，钱宁就要向边上闪一闪，让出路来，比起一般的骑马行路，多了几分劳累。

“苏老儿，”皇帝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，大声召唤苏进，生怕不马上说，转眼会忘掉。

苏进纵马超过钱宁，应道：“奴才在。”

“苏老儿，你心中慌不慌？”皇帝问他。

“奴才为什么心中发慌？”苏进不解。

“你心中不慌，我心中可慌，”皇帝说。“咱们带来的人太少，你说，茶来会不会把咱们卖掉？”

见皇帝回了头眨眼，苏进知是说笑，便回头向钱宁问道：“朱都督，你听到了吗，万岁爷担心你把我们卖掉呢。”

不用他转述，钱宁已听到皇帝的话。他说：“父皇带的人少，可父皇带了有十三人，人人是一流的高手。儿臣只带了两个人，本事连儿臣都不如。若说卖人，也是父皇把儿臣给卖了。”

“茶来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”皇帝说，“苏老儿，你是管财的，咱们带出来的银子多不多？”

苏进说：“爷不曾吩咐，没有向内库去要，只从豹房搜索了些碎银子带在身上。”

“不要紧，银子用光了，咱们就卖人。你们记住，不能卖前面的两位，他们卖不出好价钱。不管走到哪里，卖掉一位大都督，都够我等回到京城了，”皇帝拿钱宁开玩笑。

“爷，朱都督不能卖。虽说朱都督可以卖大价钱，也说不定有大户肯出大价钱买去，或是奉为庄主，或是入赘洞房，那就再也休想他回京师了。爷总不能把锦衣卫衙门搬到荒山野岭来吧？”苏进一开口，就说个不停，“实在是银子不够用了，爷不如把奴才卖了。奴才少了下面的玩艺，不能给人家传宗接代，买去了奴才，也只能派个放牛放羊的用场，奴才牵着牛牵着羊再来追赶万岁爷。爷是人也不丢，钱也拿到，说不定还多出几头牛一群羊，比卖朱都督岂不划算多了？”

“苏老儿不但会做生意，为人还很仗义，”皇帝夸奖他，“茶来，还不谢过苏老儿。”好像没有苏进的一席话，就真要把钱宁卖出去了。

“苏小哥，多谢你保全之恩，”钱宁拱了拱手。

“好说，好说，爷真要卖我的时候，望朱都督也周全则个，”苏进勒了勒缰绳，让钱宁又超过他，他仍与赵林并排。

皇帝还要说笑，发现苏进已不在身后，回头寻他，正好看到与他并排而行的赵林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。“赵老儿，”皇帝换了目标，“朕又不想卖你，为何这样一副怪样子？有谁亏待你了吗？”

赵林苦着脸说：“没人亏待奴才，是奴才的肚子不争气，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。”

皇帝知情地问：“是要入食，还是要出恭？”

“是要入食。爷知道我的毛病，一大早，就要去茅厕，把肚子里的东西一骨脑泻出来，然后便要入食。今日走得早，刚好来得及出恭，一口东西也没有吃。”赵林问，“爷，离城有二十里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找个地方侍候爷进膳了？”

“本想一气到了房山，大家再入食，既然赵老儿有难，也罢，过了芦沟桥，让茶来找个干净的人家，为我们备下午膳，”皇帝说，“他去了石经山数次，一定到处都有熟人。”

“父皇没走过这条路，却好似走过一般，就知道过了芦沟桥有吃饭的好去处，”钱宁在身后道，“不瞒父皇说，河西岸不过二三里，有一娘子开的小馆子，鸡烧得最烂，还有上好的火腿。”

“那娘子想必是你的相好了？”皇帝又寻开心。

“儿臣委实消受不起，”钱宁说，“她饭菜烧得好，至于相貌嘛，不说也罢。大家去她那里，只可低头吃饭，千万不可抬头看她，免得糟踏了好饭菜。”

“朕以为是野花，原来却是蒿草，”皇帝又留意到佛保，“佛老儿，你为何也满面愁容？是不是犯了和赵老儿一样的毛病？”

“不是，奴才是为爷担心，”佛保的脸上不露喜怒之色。

“为朕担心？朕虽不上朝，可已交待司礼太监传旨了。朕的银

子虽带得不多，可精打细算，想来也够用了。朕的人虽带得不多，可对付一个茶来绰绰有余。你为朕担什么心？”皇帝想不出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事。

“爷的车辇没带来，”佛保说，“听说房山是在高山之上，愈高愈难骑马。没有车辇，如何是好？”

“笑话！”皇帝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。他的龙驹快奔两步，其他人也赶紧加鞭，追将上去。皇帝对佛保，也是对众人说：“你等都能骑马上山，难道朕反而不能了？告诉尔等，朕上山下山都要骑马，就是有了车辇也绝不坐。”

“说不定，就有用得着车辇的时候，”佛保坚持他的想法。

谁也没有理会他的预言。皇帝和几名小太监打趣够了，才开始与钱宁谈论房山：“茶来，你说去房山，有两样东西，一定要看。在豹房你又不肯说，一定要到了路上说。现在该说了吧？”

“是，儿臣先说一座寺庙，是儿臣特为父皇在房山上建造的，就建在藏经洞下，名为石经山寺。父皇游遍京城内寺院，却未曾游过京城外寺院，更没有游过山间的寺院。其实，顾名思义，丛林者，就应在名山之中，不在名山，算得什么丛林？石经山寺，是陛下第一要看的。”钱宁侃侃而谈。

石经山，正名白带山，在房山县境内。隋代高僧静琬，欲佛法代代相传，创刻藏经于石板，历唐、宋数百年，到元代始完成。山上有七处石洞穴，经板被一块一块放入洞中，七处洞穴都放满了。钱宁说的寺院就建在离藏经洞不远的地方，规制宏伟，穷极壮观，耗费钱财无数。他早有意邀皇上临幸。至少，在他与江彬的暗中较量中，这座寺院会为他增添些分量。

“听你一说，石经山要上，石经洞要钻，石经寺要看，”皇帝说，“不过，茶来，你与我说实话，不是要朕看一看寺院就罢休吧？”

皇帝不问，钱宁也要想方设法说得皇帝问；皇帝真的问了，他

又做出难为情的样子，说：“真是什么都瞒不过父皇，儿臣斗胆，要请父皇写几个字。”

“那要看我拿得起笔拿不起笔来，”皇帝不轻易答应，也不轻易拒绝，“好了，两样东西中有一寺，我知道了，你倒是说说另一样是什么。”

“是，”钱宁应着，“父皇想必知道，房山县有两座大山，县城西有大房山，县城北有大安山。儿臣说的一定要看的第二样东西，就在大房山。大房山东北有悬崖，深千尺有余。悬崖下有石窟，名乳水洞。石窟阔约二丈，深不可测。石窟内滴水成形，千奇百怪，令人目不暇接。父皇，儿臣幼时在云南，知西南此等洞窟甚多。在北疆，却是难得一见。乳水洞，一定要看一看。”

“那乳水洞真的深不可测吗？”皇帝有些不信。

“或是可测，却无人测出过。据说，昔人有篝火浮舟探之者，行五六日莫究其源。”为了劝动皇帝此行，钱宁着实下了不少功夫，请教过不少爱读古人笔记的士大夫。这一段话，据告诉他的人说，是唐人所记。

“既有水面，便有水底；既可在水面浮舟，便可探到水底，水底即是洞底，怎么会深不可测？”皇帝提出疑问，“莫知其源，其说谬矣。”

“是，父皇圣明，”钱宁忙说，“儿臣也只是听人传言，不辨其谬，便以谬传谬了。”

皇帝说：“现在知道错了，朕也不重罚你。你把洞窟有多深为朕测出来，传告世人。”

皇帝说免朝三日，实际上，第五天才下房山。石经寺的匾额终究没有题写，因为太累，提不起笔来，钱宁也不敢过于勉强。乳水洞的深度也没有测出，一行人中，谁的水性也不太好，洞中水

冷，一跳下去，便高声叫喊，舟上的人不忍卒听，不得不三下两下把下水的人提上来。又没有带着太长的杆子，只好作罢。

不过，钱宁介绍的两处景致，各有奇处，皇帝玩得开心，在每一处停留了两日。

下山时遇到了麻烦。骑马上山，马行得慢，骑在马上，不觉得难受。骑马下山，不管行得快还是行得慢，骑在马上都不舒服。而且，还有些危险。须得钱宁、苏进等人轮流在前面为皇帝牵马。他等也都是惯于享受很少吃苦的人，虽然不敢埋怨，但难免会有人偷奸耍滑，无非是他人多牵一段路，自己少牵一段路。还是赵林实在，每逢自己为皇帝牵马时，便走快些，多走出一段路。皇帝看在眼里，遇到陡坡险滩，就换上苏进。苏进心中有怨气，忍了几次，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爷，回宫以后，一定要重重地罚一罚佛老儿，”苏进紧了紧手中拉着的缰绳，忿忿地说。

“佛老儿并无过失，朕为何要罚他？”皇帝问。

“他明知车辇不随在后，爷下山要吃苦，偏偏不肯早说，让爷吃了这多苦，还不该罚吗？”苏进振振有词地说。

“原来朕在马上是吃苦，你在前面牵马倒是享福了。要不，咱们换一换，让朕也享一享福，你也吃一吃苦？”皇帝说着便要下马。

“哎呀，我的好爷，你千万别动，”苏进连连作揖，“爷是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，这苦岂是人人可以吃的？奴才胆子再大也不敢吃。”

说着笑着，行了大半日，道路渐渐平坦。前一程有惊无险，大家不由得松了口气。苏进骑在马上，比起方才在前面牵马，犹如一步登天，心情格外舒畅。他忽然指着前方，说：“爷，前无村庄，后无市镇，怎走出一位姑娘？”

众人向前看去，果是一村姑，身着粗布衣衫，正慌慌张张地

迎面走来。走近了，看清楚脸庞，长得虽不妖艳，却另有一种诱人的风情。皇帝见了，先有几分欢喜，命众人道：“把马排开，拦住去路，朕要问她话。”

几匹马并排一立，没有了走路的空间。那姑娘不知他们是何人，壮着胆子问：“几位爷是什么人，为何拦住道路，不许我回家？”

“姑娘原来要回家，”皇帝态度和蔼地说，“你先告诉我，你家在何处，我便放你过去。”

村姑指着自己的前方、皇帝等的后方，说：“行过这一程，往右手一拐，顺小路走到尽头，就是我住的村子了。怎么，几位爷不是从我家村子经过？”

“我们没有从你家村子经过，我们是从那边行来的，”皇帝指着大路方向告诉她。

“这条路是通到房山县城的，我知道，”村姑说，“我和爹爹打了柴禾，常挑到房山县城中去卖，买回针线布料。”

“你去过房山，也去过涿州吗？”皇帝问。涿州在房山县东南，领房山，属顺天府。

“没有去过，”村姑说，“涿州路远城大，爹爹说，大城里的人不好，总要欺侮我们乡里人。”

“那就更没有去过京城了吧？”皇帝问，“京城路更远城更大，是天下第一大城，可也不一定欺侮乡里人。你若是随我们去京城，一定没人敢欺侮人。你看，他们都是京城人，不是对你很客气吗？”他吩咐钱宁、苏进等人，“你们都向姑娘问个好。”

从钱宁开始，众人逐个问了声“姑娘好”。

“你真要带我去京城吗？”村姑有些迟疑地问。

“你知道京城中还有座紫禁城吗？我不但要带你去京城，还要带你去紫禁城，”皇帝说。

村姑认真地想了想，说：“不成，京城好远。你们都有马骑，

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要他们让出匹马给你骑就是，”皇帝说，“到了前面的路口，我们再去找一匹马来。”

“我不会骑马，”村姑说，“偌大的牲口，好吓人。”

“这倒有些为难，”皇帝想到了佛保，“佛老儿，你果然料中了，是该命车犴跟在后面。”

苏进机灵，问：“姑娘，你村里有没有牛车？”

“张大爷家里有，可从不借给别人用，”村姑说。

“我去了，他一定会亲自来为姑娘赶车，”苏进得意地说，“爷，这事交我去办吧。”

“好，但不许说出我来，”皇帝下了一道禁令。

“姑娘，我对你家中父母也说一声吧，”苏进想得很周全，“免得他们不见了你，心中惦念。”

不大的功夫，在苏进身后，果然跟来一挂牛车。赶车的不是张大爷，是张大爷家赶车的人。车上铺了松软的草，上面还有一张垫子。村姑从来没有坐过牛车，坐在上面，有些手足无措。

皇帝骑马在车旁慢行，他看着村姑又惊又喜的憨样，不由得伸手捏了捏她的脸蛋。村姑虽然不时在野外干活，风吹日晒，皮肤却是光滑柔嫩，并不粗糙。“姑娘，我和你一起坐在车上，如何？”他低声问道。

“不好，”村姑说，“你像是个有身份的人，哪里有坐牛车的道理？你骑马的样子很威风，像在护卫我，我很喜欢。”

“好，姑娘喜欢，我就来护卫你。”皇帝听从了村姑憨直的话，仍骑马行在牛车之旁，不时侧过头去，看一眼村姑，越看，越觉得有一种韵味，不由得吟诵起来：“出得门来三五，偶逢村妇。讴歌红裙高露足，挑水上南坡。俺这里停骖驻辔，他那里俊眼偷酸，虽然不及俺宫娥，野花偏有艳，村酒醉人多。”

“爷是在作诗吗？”苏进在后面问。

“差不多吧，”皇帝说，“你听得如何？”

“真是好听，”苏进说，“刚才听了一遍，就记住了。”

“那好，朕回去要写下来，有记不全之处，你给我提个醒，”皇帝又捏了捏村姑的脸蛋。

第二章

王小喜气洋洋地走进巡抚衙门，对正在批阅公札的王守仁说：“老爷，冀老爷回来了。”他对王守仁的友人和弟子一律称先生，唯独对冀元亨，时不时地仍以老爷相称。

“惟乾回来了？现在何处？”王守仁也有意外之喜。

“他说，来衙门不方便，他在府上相候，”王小说。

“好，让他先歇一歇，我办完这几件公文立即回去，”王守仁吩咐王小，“你先回去侍候惟乾。他若是饿了，为他准备些酒菜，他若乏了，为他烧些水洗沐，要他在客房中小睡。”

王小走后，王守仁静下心来，继续审阅各府州县各兵备送来的公文，多是各处行十家牌法和选兵法的情形。

王守仁至赣州上任之后，采取了许多强化治安整饬军伍的措施，主要便是十家牌法和选兵民的制度，还有便是设立兵符的制度。

十家牌法编十家为一牌，开列各户籍贯、姓名、年龄、行业，日轮一家，沿门按牌审察，遇面生可疑之人，即行报官究理，如有隐匿，十家连坐。各府州县乡张贴告谕，称：务要父慈子孝，兄

第二章

爱弟敬，夫和妇随，长惠幼顺，小心以奉官法，勤谨以办国课，恭俭以守家业，谦和以处乡里。心要平恕，毋得轻易忿争，事要含忍，毋得辄兴词讼。见善互相劝勉，有恶互相惩戒。务兴礼让之风，以成敦厚之俗。

据说，王守仁初到赣州之时，官府稍有举动，四山盗贼每每先有所闻。他怀疑衙门中有贼人耳目，便对各人举止留意观察。巡抚衙门中有一老隶，看上去很敦厚，但常与外来人接触，行为诡秘。王守仁由起疑而断定，他便是贼人的一名耳目，一日将他唤入卧室，指他某日某时在某处与某人会面，某人即为山贼。举了几例，老隶慌了。王守仁要他自择生死。老隶招供，确是为山贼收买，随时通报官府的动向。王守仁许他不死，令他作官府的耳目，打探山贼的动向。

由此而知，赣民为山贼耳目者甚众。为了杜绝隐患，王守仁打算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，将民与贼分离。民为顺民，则贼不难剿。他和弟子、幕僚商议，创立了十家牌法。

选兵民法取其人守其土之义。南赣巡抚辖四省交界之地，山险林深，三分之一的深山被盗贼盘踞，窥伺劫掠，大为民患。前任巡抚的做法，遇盗贼猖獗之时，辄奏请调土军狼达合剿，而土兵往返须一年时间，靡费逾万。大军一到，则盗贼潜形，班师凯旋，则贼势复张，因而屡失机宜。王守仁与众人计议，以为在四省交界，盗贼为主，官军为客，要变被动为主动，须反客为主。选民兵的制度因此而生。

其法，使四省兵备官，各于所属弩手、打手、机快等役员中，挑选骁勇绝群、胆力出众者，每县多则十余人，少则八九人，求其精而不求其众，务必人人魁杰。现有役员中如无适当人选，亦可悬榜召募。江西、福建盗势凝重，二省兵备各选五、六百人，广东、湖广盗势稍缓，二省兵备各选四五百人。所选民兵中更有出

众者，优其廩饩，署为将领。南安、赣州兵备自行编选，直隶巡抚衙门。其余兵备仍于各县原额数内拣选可用者，量留三分之二，委该县官员统领操练，专以守城防隘为事；其余一分，拣选疲弱不堪者，免其著役，且出工食，追解该道，以为募赏。所募精兵，专随各兵备官屯札，别选官分队统押教习。如此，各县屯戍之兵，足以护守防截，而兵备募召之士，则可应变出奇，使盗贼渐知所畏，平良益有所恃。

召募的民兵用作偏师，对正规的官军，王守仁又行兵符法。照他的说法：“习战之方，莫要于行伍，治众之法，莫先于分数。”

行伍的设置，以二十五人编为一伍，伍有小甲；以五十人编为一队，队有总甲；以二百人编为一哨，哨有哨长一人，协哨二人；四百人编为一营，营有营官一人，参谋二人；一千二百人编为一阵，阵有偏将；二千四百人编为一军，军有副将一人，偏将无定员，临事而设。

武官之选，小甲于卒伍中选才力优者任之，总甲于小甲中选才力优者任之，哨长于千、百户、义官中选材识优者任之。

武官职权，副将得以罚偏将，偏将得以罚营官，营官得以罚哨长，哨长得以罚总甲，总甲得以罚小甲，小甲得以罚伍众。王守仁对此有一个形像的说法：上下相维，大小相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自然举动齐一，治众如寡，庶几有制之兵矣。

军之立符，如户之编牌，每五人给一牌，各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，使之连络习熟，谓之伍符。每队各置两牌，编立字号，一付总甲，一藏巡抚衙门，谓之队符。每哨各置两牌，编立字号，一付哨长，一藏巡抚衙门，谓之哨符。每营各置两牌，编立字号，一付营官，一藏巡抚衙门，谓之营符。凡遇征调发符，比号而行，以防奸伪。其诸缉养训练之方，旗鼓进退之节，务济实用而行之。

王守仁到任半年有余，所创立三法，一行之，渐有成效。行

第二章

十家牌法，除却盗贼耳目；行选民兵法，增进各地防卫；行兵符法，增进官军战力。是年春旱，四月，王守仁驻军上杭，祷而得雨。以为未足，再祷之。班师之际，一雨三日，民众欢悦，应有司之请，将王守仁祷雨之堂名曰“时雨堂”，取王师若时雨之义。王守仁成为几任以来最有威望的南、赣巡抚。

七月中旬，王守仁可说是双喜临门。一是得到了希望从朝廷得到的委任。二是得到了希望从南昌得到的信息。希望从朝廷得到的委任，是王琼为他争取到的。希望从南昌得到的信息，是冀元亨为他带回来的。王守仁现在被视为一代宗师，也自视为一代宗师。他已很有定力，虽亟欲见到冀元亨，仍然办妥衙门里的公事，才不慌不忙地返回后宅。

冀元亨一直在王守仁的书房中候他。王小一会儿送来茶水，一会儿送来点心，十分殷勤。王守仁进书房时，冀元亨正捧着一本新刊印的书，饶有兴趣地读着。书名是《歌诗集》。

“冀老爷，”王小轻轻唤了一声，“老爷来了。”

冀元亨抬头，看见王守仁，忙起身问安：“先生辛苦，衙门里的事情办理妥当了？”

王守仁说：“衙门里的事情，可早些办，可迟些办。我延捱一阵回来，是想让你有时间歇歇。你从南昌赶回，才真是辛苦了。”

“王小催我去客房躺一躺，但见到先生辑的这两本诗集，便舍不得放下，”冀元亨说，“李西涯的《猫相乳行》，我以前见人传抄过，却不知出处。今日见了先生辑的集子中的自序，才知道原来有一段感人的故事。先生辑成是书，定有深意。”

《猫相乳行》是一首短诗：“猫相乳，遽如许，但知母子恩，不复我与汝。猫相乳，世稀有，但食乳哺甘，不知谁是母。陆家兄弟本同胞，提孩挈稚相为劳，和气感物或薰陶。吁嗟乎！人生胡

不如此猫？”李东阳自注曰：“监察御史四明陆君美之仲兄文亨，素友义。君美少相依文亨，每同堂而食，抚其诸子，恩义笃至，内外无间。言尝各畜一猫。猫各产三子，皆衔至堂中乳之。每一猫出，一猫必代乳，若无间。”

王守仁点点头，说：“未必是深意，然确有些想法。半年来，剿灭了几处盗贼，可说有了小成。有了小成便会有大成，安靖四省交会，我有了七成把握。我所担心者，南、赣等府民风大坏。民风大坏，由于教化未明。移风易俗的事，不可一蹴而就，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，开导训诲。我欲在南、赣所属各县，举立社学，延师教之，歌诗习礼。此书取名《歌诗集》，便是为父老子弟，习而歌之，互相戒勉。西涯公此诗，文字浅显易读，寓意颇深，有益于教化。”

“先生想得深远，歌诗习礼，确是开明教化的良法，持之以恒，必有功效，”冀元亨说。

“我亦有此自信，”王守仁进一步阐述，“今教童子者，当以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为专，务其培植涵养之方，则宜诱之歌诗，以发其志意；导之习礼，以肃其威仪；讽之读书，以开其知觉。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，此皆末俗庸鄙之见，不知古人立教之意。大抵童子之情，乐嬉戏而惮拘检。如草木之始萌芽。舒畅之，则条达，损挠之，则衰痿。故凡诱之歌诗者，非但发其志意而已，亦所以浅其跳号呼啸于咏歌，宜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。导之习礼者，非但肃其威仪而已，亦所以周旋揖让，而动荡其血脉，拜起屈伸，而固束其筋骸也。讽之读书者，非但开其知觉而已，亦所以沉潜反复而散其心，抑扬讽诵以宜其志也。”

王守仁在众弟子中，经常借小小的题目而阐发深义，冀元亨仔细地听他讲述，可惜不能记得完全，记得真切。他说：“先生的这段话，讲得精彩，应该记诸文字，传于后世。”

“已有文字了，我写的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》，内容大致如此。”王守仁把这个题目告一段落，说，“好了，此事以后再仔细议，惟乾，你在南昌住了些日子，感受如何？”

冀元亨去南昌讲学，与其说是宁王的邀请，不如说是王守仁的差遣。宁王本是向王守仁问学，并请王守仁便中去阳春书院讲学。王守仁借口公务繁重，难以抽身。在众多弟子中挑选能应付场面的人赴宁王之约。他在镇江金山寺与杨一清密谈时，心中就确定下来，如果差人见宁王，这个人一定是冀元亨。

“果如先生所说，”冀元亨道，“宁王说了些挑逗的话，而且，我看他是有意要我转告给先生。他对先生可是瞩目得很呀。”

“不要空说，惟乾试举一例，”王守仁要求道。

“先生知道，宁王好鹤，王府中养了数百只。一日，宁王约我在王府后花园随意走走。他指着一只栖于秀木的鹤说：王府中良禽都知道择木而栖，请惟乾先生告诉尊师。”

“果然有挑逗的味道，”王守仁说，“惟乾，你是怎样答复他的？一定有些讽喻吧？”

“不好正面驳他，不好正面讽喻，我只有假作懵懂，对宁王说：王爷园中株株都是秀木，又怎知栖于哪一棵树上的鹤是良禽？均栖良木，或均为良禽。若园中易以朽木，群鹤仍栖之，或均非良禽。王爷问：依先生之言，就辨不出良禽孽种了？我说：也不尽然。那鹤昨日栖于该木，今日栖于该木，若明日仍栖于该木，它便是良禽。那鹤昨日栖于东边之木，今日栖于西边之木，明日或又栖于南边之木，它算不得良禽。王爷以为然否？”

王守仁说：“惟乾前一段话隐而不发，说得恰到好处。宁王说良禽择木而栖，你却说禽择良木而栖，便主动了，可任意发挥。后一段话太过平直，宁王大概要提出质问了。”

“先生说得不错，”冀元亨说，“宁王问：惟乾先生的见解独到，